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定公

疏 正義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疏 注公之至月故 正義曰

凡新君初立必於歲首元日朝正於廟因即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因書於策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年無事而

上書春王正月是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之時定公猶從昭公之喪在於乾侯未入魯竟國內無君不是即位闕禮故不須書正月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月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也然則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於春夏即稱元年者公未即位必未改元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於時春夏當名此年爲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繼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疏注晉執至所歸　正義曰晉執仲幾傳無日月據經所書是三月始執案傳則不外

也傳稱辛巳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長曆辛巳是正月七日也既會而魏舒始卒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也宋仲幾不受功當於栽時不肯役耳士彌牟云晉之從政者新是士鞅已代魏舒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必是既栽之後三月以前執以歸晉至三月乃歸於京師耳經書三月始執者晉人初執不告後知以歸不可至三月復歸於京師諱其以歸乃歸王故以三月初執告也縱晉執人諸侯不得相治事當使歸決於天子况在天子之側不以歸於京師晉人自知不可不以歸晉告魯故經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既不言歸王亦不言歸晉是不以所歸告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疏 注定公至義例 正義曰公羊傳曰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以為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左氏

無此義故杜顯而異之正月即位正也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爲失其時故詳而日之直記事之宜書曰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疏注煬公至譏之　正義曰謚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諸侯之禮親廟有四計煬公玄孫既薨其廟即已毀矣季氏禱于煬公以求昭公不入公死於外謂禱有益而更立其宮賽之於禮不合更立惡其改變國典故書以譏之公羊穀梁皆云立者不宜立立煬宮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疏注周十月至之災　正義曰月令九月霜始降八月未應霜殺菽菽者人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今以八月隕霜霜能殺菽是非常之災故書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此云殺菽彼言

不殺草者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

也爾雅廣平曰陸還卒於竁竁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栢栫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去其栢栫示貶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郳小邾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爲宋役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榮天子而高子後期故

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疏 傳魏子南面衛彪傒云干易位以令 正義曰往年位以令此云魏子涖政彪傒云易位以令文不同者郊特牲云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然則禮國君乃南面往年魏子亦南面是干君之位故云干位此時諸國爲天子築城但當爲君各致徒役而已宜使天子之臣自號令之而魏子涖政代天子大夫改易上下故爲易位所譏別故其文異 注禹貢至曰陸 正義曰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孔安國云大陸澤名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郭璞曰今鉅鹿北廣河澤孫炎曰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討鉅鹿之城與周相去千有餘里魏子不應往彼田獵故嫌絶遠疑此田當在汲郡吳澤吳澤在脩武縣北還卒於甯甯即脩武城是也當是荒蕪之地故亦以大陸名焉引爾雅以證平地

皆名陸也案爾雅高平曰陸杜言廣平者以吳澤之地地
下寬平故以廣平言之非是不見爾雅劉君以爾雅高平
曰陸而規杜氏非也　去其栢椁　正義曰喪大記云君
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是卿葬於禮用栢椁也以其未
復君命而爲田獵故獻子去其栢椁不使用也　注不書
公未即位　正義曰懿子往年唯受號令知所得丈尺人
功而已今復將徒役城之計當更書之於策以公未即位
無君可告故不書　注言范至故事　正義曰魏舒以辛
巳會諸國至庚寅相去唯十日耳魏舒始卒巳得范鞅代
者范鞅本是中軍之佐於次當代魏舒蓋晉人聞舒卒而
馳使代之　啓寵至謂矣　正義曰尚書說命傅說進戒
於主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云其此之謂矣開彼寵
人過其本分其人不知止足乃至
侵侮在上據在上受之故云納侮　夏叔孫成子逆
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　季孫曰子家子亟

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戍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不受昭公之命意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虎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
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群公墓所在也季孫
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
離之以自旌也榮駕鵞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縱子忍之後必
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
君謚使子孫知之為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
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疏季孫至命焉　正義曰言子家子數於公處致言於我云意如事君不敢不改又言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季孫之意實然故云未嘗不中吾志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爲大夫也公喪歸則從者散故令止之且聽命者一聽子家之所爲子家欲將歸者即與之歸　注二子至季氏　正義曰謀逐季氏公爲爲之傳文不言公衍謀也但以公衍見後爲太子季氏欲俱廢之故言此也

注諸侯至即位　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以此日即位也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於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此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爲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

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閒若謂殯爲正桁則與杜言合矣

闞公氏　正義曰闞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如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爲公氏言是公死之家宅也玄卿以爲闞屬上句公氏將溝焉猶言將溝公氏焉古人多倒語公氏則昭公　注爲惡謚　正義曰知者下云死又惡之所以知也　以自信也　正義曰信明也以自明己之不臣也

溝而　正義曰孔子之爲司寇在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請故立其宮

禱于煬公　正義曰既毀其廟而得禱者蓋就祧而禱之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

簡公張本

疏 簡公　正義曰謚法平易不從曰簡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疏 注雉門至曰災　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穀梁亦云災自兩觀始先言雉門尊尊也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

意以其奢僣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案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僣禮也臺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為僣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意卜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為異丘明無文或是災起於門而延及兩觀也天火曰災宣十六年傳例

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譏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棄親用讎所以敗也

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欲舒鳩誘楚使以師

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舒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疏　桐叛至無忌　正義曰桐是小國世屬於楚桐今叛楚楚有間隙故吳子因是而誅之舒鳩自是楚之屬國居吳楚之間亦兩取其意故吳得使之也吳子使舒鳩誘楚人又教舒鳩爲辭曰令楚以師臨我我吳自稱我令楚臨吳也我當僞若畏楚爲楚伐桐女舒鳩當爲我誘楚[illegible]軍楚師或曰囊瓦本出師伐吳見吳欲伐桐而不設備遂

被吳敗之又擊楚巢邑潛師圍而克之獲其守邑大夫爲我使之無忌謂爲我之畏楚形狀使楚人無復防忌於我也若楚不忌吳則師不設備欲因其無備而掩襲取之耳下云吳人見舟于豫章偽欲伐桐也吳軍楚師于豫章掩其不備也潛師于巢吳人詐巢邑人云此師將伐桐也其實本擬取巢故下遂圍巢克之言潛者對豫章之師稱潛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射姑邾大夫出辟酒 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

疏

公如至乃復 正義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剌綏朝見晉失所不諱罪己賈雖爲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劉炫謂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即往朝於事未爲後也晉人何以辭之若以簡見退當遣謝罪何

由此後奧無謝處空言罪已歷累孫謝自罪之狀復安在乎晉若以緩致辭必當更有譴責何由明年會次復得敘常班序乃復之意不可縣知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 疏 注再同盟 正義曰穿以昭二年即位十一年盟于祲祥二十六年于郭陵皆魯邾俱在是再同盟也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臨廷闇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 命執之見其不禁執射姑 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絜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葢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絜故及是（卞躁疾也）

【疏】注欲藏至遺命 正義曰以人從葬謂之殉邾子好絜以人爲殉欲備地下埽除若令與柩同入恐其汚辱藏內欲其藏中之絜故先內車及殉別爲便房處之傳言此事意在非責邾子若是葬者自爲則非莊公之罪無爲輒說此事故云葢其遺命也邾子隊鑪而卒不應得有遺命疑其是遺命者禮國君即位而爲椑初立即營死事當是平素之時先有此命葬者奉行之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郯（郯邾地也）脩

郲好也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

弃國家君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差

又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疏注成公至馬名　正義曰宣十二年傳有唐惠侯故云唐惠侯之後也釋畜於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紈馬驦說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杜以馬名臨時所作本意不可得知故直云駿馬名　請代至許之　正義曰謂請楚楚人許之也知非請唐侯者若唐侯許之自合養馬何須言飲先從者竊馬以獻乎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疏注癸巳至從赴　正義曰杜以長歷校之知癸巳是正月七日故云書二月從赴也知非日誤者以崩薨之事皆以赴為文故平王崩赴以庚戌陳侯卒赴以甲戌己丑杜依大例而言故云從赴劉炫以為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二月以為日誤而規杜氏今知非者但諸侯雖五

月而葬春秋之時或緩或速無復常準此陳侯之葬事既無傳何知必五月而葬乎以杜爲失其義非也三

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疏注於召至書侵　正義曰先言于召陵後言侵楚是於召陵先行會禮也土地名召陵楚地也諸侯既入楚竟先行會禮後乃侵之故經書先會後侵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揔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

公者會盟異處故

【疏】注召陵至處故　正義曰書經之例諸侯先會而後盟皆前目而後凡此共盟者還是前會之諸侯前已歷序故於此總言之也劉子雖是王朝之臣而亦有封爵故諸侯之文可以兼劉子也僖二十九年王子虎與諸侯盟于翟泉貶之稱人此劉子得與諸侯盟者楚僭號稱王不盡天子諸侯會而侵楚將以尊崇王室傳言劉文公合諸侯是天子敕之使盟也下文書劉卷卒葬魯人弔會依同盟之禮知劉子亦與盟也復稱公者由其會盟異處故也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案襄二十五年盟重丘亦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今刪定知非者但會盟異處理合稱公重丘不書公史官自略耳以此規杜非也

杞伯成卒于會

【疏】注無傳　杞伯成卒于會　正義曰成以昭二十五年即位二十六年盟于鄟陵三十二年于翟泉此年于皐鼬魯杞俱在計杜當云三同盟無注者漏脫耳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此既薨于會其禮亦當然

月葬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卒無傳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

【疏】注即劉至具爵 正義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立劉蚠即此是也世族譜伯蚠劉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王朝公卿卒不赴魯不會葬文三年書王子虎卒傳曰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彼爲同盟于翟泉故也此亦書卒明爲同盟故也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必非劉邑之臣來赴知是天子爲告也天子告臣略言名封而已不言劉子故書不具爵

葬杞悼公無傳楚人圍蔡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令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疏】注師能至數閏　正義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傳二十六年傳例也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莊十一年傳例也吳大蔡小而蔡能以吳者吳子爲蔡討楚言蔡能左右之也釋例曰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衆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囊瓦楚之上卿當稱名氏今稱人者貪以致敗又不能死難罪賤之也釋例曰楚之囊瓦貪佩馬以致討稱人罪賤之也昭三十一年傳言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令以十一月與彼朔有差殊者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其月垂盡并數閏得爲十二月也

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

【疏】注書名惡

之○正義曰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皆云貴之也不稱名爲貴之是稱名爲惡之

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疏注弗地至略文○正義曰弗地曰入襄十三年傳例也上文戰稱吳子此言吳入楚不稱子猶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史略文無善例公羊穀梁以爲吳於戰稱子爲其憂中國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反爲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異而顯之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弃盟取怨無損於楚 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秪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 明日或旆以會 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畀鄭 晉於是乎失諸侯 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

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二千五百

大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小彝

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武進散在魯皆今即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

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故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

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載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

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疏注文公至諸侯　正義曰劉子是天子大臣故言王官伯也往年蔡侯如晉請晉耳不請天子今稱劉文公合諸侯知是晉人告王假王命以討楚王使劉子會之故言劉文公合諸侯以示稟於王命假王威也　注析羽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

是其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也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亦有旄緣據彼文言之則羽毛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於干首猶自別有緣爲旒縿縣之於干今之旗飾猶然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鄭人所有未必尊貴故以析羽解之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注或賤至卑鄭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或云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是或爲賤者也繼旐曰旆釋天文也郭璞曰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然則旐謂旂身旆謂旂尾晉令賤人建此羽旄旌其旒旆於下執之以從其會本謂其美而就鄭借觀之既得其物令賤人服用之是示其卑侮鄭也鄭是列國而晉卑侮之諸侯於是知晉輕蔑心皆怨恨故晉於是乎失諸侯　注嘖至

至忿爭　正義曰嘖至賈逵云　然是相傳訓也易繫辭云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謂見其至深之處賾亦深之義也謂
至於會特有煩亂忿爭之言無才辯者則莫之能治也
注社稷動謂國遷　正義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宜于社造
于祖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天子之祝如此則諸
侯之祝官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稷今社稷俱動
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
劉遷豳大王來岐及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
于析之屬並是離棄本國遠適他土故有出竟之事劉以
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非也　注師出至釁鼓　正義曰
釋天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
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
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
以血塗鼓鼙爲釁鼓此皆祝官掌之　祝奉以從　正義
曰禮軍行必以廟主社主從軍而行尚書甘誓云用命賞
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若嘉至事焉　正義曰此會因而侵楚衞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會召諸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國既集師衆自多故因得行侵耳　注蔡叔至公弟　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爲周公兄者以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馬遷之言多舛謬故不用史記爲說　注魯公至以封　正義曰周禮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鄭玄云金路以金飾諸末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者魯衞

也交龍爲旂司常文也　注璜美玉名　正義曰夏后氏
所寶歷代傳之知美玉名也哀十四年傳云向魋出於衞
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則璜非一也尚書旅獒
及魯語皆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則先王不以王賜
向魋向魋自規求得之也鄭玄注周禮云半璧曰璜　注
封父至弓名　正義曰鄭玄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與
同姓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不知何時滅其國而得之也
孔叢云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是
繁弱爲弓名也　使帥至明德　正義曰使六族之長各
自帥其當宗同氏輯合也合其所分枝屬族屬也將其族
類人衆以法則周公令其移家居魯用就受周公之命是
以使之共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也下賜殷民七族
亦是使之法則康叔令共職事于衞也賜唐叔及懷姓九
宗亦然　陪敦　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
言既封爲大國已方五百里又分以上田更增彼寬厚爲
七百里也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玄云

公之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
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鄭玄周禮大
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
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
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
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附庸二十四言德兼此
四等矣是增厚魯國之事也　　祝宗至彝器　正義曰祝
宗接神之官大卜主卜大史主書與此四等官人使之將
歸於魯也服虔云備物國之職物之備也當謂國君威儀
之物若今繖扇之屬備賜魯也此不解備物則與典策爲
一也備物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若傳之所云發凡之類
賜之以法使依法書時事也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
蓋鐏罍俎豆之屬其賜魯也　　注商奄至柔之　正義曰
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謂祿父
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疑比百世之時請舉事然後祿父
及三監叛是奄與四國流言也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此復云因商奄之民則商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也昭元年傳云周有徐奄杜以彼奄與此商奄爲一故土地名奄商奄二名共爲一國此注言商奄國名以商奄二字爲國名也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爲國奄則此奄是也商謂紂子祿父下云管蔡啓商是名祿父爲商也然則毛言商奄爲二杜言商奄爲一杜言四國流言亦謂管蔡祿父與商奄爲四也商奄即四國之一言與者據民與四國之君流言故言與也或者據奄君道三國爲亂故言與惣稱四國非爲商奄外别有四國也言封魯於少皥之虚則商奄非魯地也非魯地而言因其民是誅商奄之日民或逆散在魯皆命使即屬於魯令魯懷柔之玄鄉以爲三監與商爲四國奄在外故言與四國　注伯禽至伯禽　正義曰詩魯頌說封魯之事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伯禽爲周公世子也魯世家云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
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則周
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其意言周公聖人若
使之魯則恐天下迴心向之故不使之魯也以周公身不
適魯唯遣伯禽之國故傳皆言分魯公不言分周公也傳
言命以伯禽於體例命以康誥命以唐誥則伯禽亦似策
命篇名今杜云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則伯禽非
是誥誓篇名若必是誥誓當云命以魯誥旣爲國君不得
與君牙伯冏同類也劉炫云伯禽循下命以康誥是伯禽
爲命書似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
牙爲篇與此同也　注少皞至城内　正義曰此注少皞
之虛即曲阜是也曲阜在魯城内則魯之所都正在少皞
虛矣昭二十九年注窮桑少皞之號窮桑地在魯北與此
異者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居魯北旣爲
帝乃居魯也　注少帛至爲旌　正義曰周禮司常云通
帛爲旜雜帛爲物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

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大赤是通帛知少帛是雜帛也釋草云茹藘茅蒐郭璞曰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則綪是染赤之草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旆身旆是旆尾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大赤即今之紅旗取染赤之草爲名也蓋王以通帛雜帛並賜衛也然則大赤即是旃也於綪茷之下更言旃者茷言旆尾旃言旆身同其文故具言耳若其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旃旆之後何須更復言旌明是同其文故重言之

注鐘名　正義曰周鑄無射魯鑄林鐘皆以律名名鐘知此大呂沽洗皆鐘名也其聲與此律相應故以律名焉

注昣涂至藪名　正義曰周禮遂人云夫間有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容車馬也十夫有溝廣深四尺溝上有昣容大車百夫有洫廣深八尺洫上有涂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昣是路故爲涂所徑也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彼是鄭地與

此武父非一也土地名云傳曰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則武父衞之北竟也非河南武父其地闕無其處故直云衞北界也釋地十數鄭有圃田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衞之南竟至此澤畔　取於至東蒐　正義曰土地名有闕之土與相土之東都其地皆闕無其處言共王職猶魯之許田蓋近京畿也會王東蒐則爲從王巡守助祭泰山爲湯沐之邑若鄭之祊田蓋近泰山也王巡守者諸侯爲王守土天子以時出巡行之今言蒐則王之巡守亦因田獵以敎習兵士　注聃季至司空　正義曰富辰言文之昭聃季在魯下史記大姒十子聃季最少是周公弟也周禮司空主土司徒主民知聃季授土爲司空也下陶叔授民爲司徒也　注皆魯至法也　正義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脩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言王者布政當順民俗而施之也此民習商之政爲日已久還因其風俗開道以舊政也衞居殷虛開以商政可矣魯亦

開以商政者王者所法不過二代夏在衛西魯在衛東夏政非魯所及與衛大同以殷之餘民有六族將其醜類以即事于魯故與衛皆啓以商政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則三代經界法皆有異其異未盡聞也索之爲法相傳訓耳考工記量器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鄭亦以索爲法 注懷姓至之長 正義曰懷姓居在晉地而不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職官五正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殷之五官不必皆在唐地但有三官四官亦得揔五言之劉炫云職官五正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九宗爲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幷之爲五使五官領此九宗或以爲於懷姓之内立五正使分主九宗未知誰是故備言之或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

行之官長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
并賜唐叔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　文武至尚
年　正義曰文武成康皆以處長而立未聞更有兄伯封
爲諸侯而云伯猶多者以叔年雖於伯仲處叔而得分多
明其長者無所得伯是兄弟之長故舉伯以爲言所云猶
多者甚言之耳歷檢書傳文武成康未有兄爲諸侯者幼
者分物多長者無所得此唯爲不尚年故也　管蔡至命
也　正義曰書序云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
仲之命其經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
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率乃
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之此言皆述書意
而爲之辭唯增言徒七十人耳孔安國云郭鄰中國之外
地名亦不知何方地名也　注甚毒也　正義曰甚毒閒

亂賈逵云然是相傳訓也道逯父作亂將以害周若毒藥然故云毒亂王室也　注周公至放也　正義曰蔡仲之命篇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則是周公誅之矣而此言王者周公稱王命以討之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是稱王命之文也說文云𣪠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𣪠字殺下米也𣪠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巳失字體𣪠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今定本作蔡非也　注爲周公臣　正義曰孔安國云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是爲周公圻內采邑之鄉也　母弟八人　正義曰上言十人而此云八者伯邑考巳死不數武王故八人　康叔爲司寇　正義曰尚書蘇公爲司寇此言康叔者爲蘇公出封爲國康叔替之　注五叔　正義曰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　曹爲至尚年　正義曰於昭穆曹是晉之叔父也晉

爲大國多受分物曹爲伯爵而在甸服非是尊尚年長也桓二年傳云晉甸侯也晉亦在甸唯侯伯之爵異耳言曹伯甸遣言之耳於甸無升降也鄭玄云曹今濟陰定陶也去王城八百里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侯服五百里定陶在畿外故爲在甸服言其小也藏在周府正義曰言周家府藏之内有此載書在也本或爲盟府由傳五年傳藏於盟府涉彼而誤耳不正其德正義曰正長也謂不長其有德者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

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典疏乃長衛侯 正義曰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之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衛亦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時國次也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共明神本其始也是言會以國之大小爲次至盟乃先同姓盟之先同姓者唯謂王官之宰臨盟時耳踐土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此盟則劉子在焉故二者先同姓其餘雜盟亦以國之大小爲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若其皆先同姓則楚不得競也以此知餘盟不然 九言 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

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度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

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揔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

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暇故不在戰數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

以出涉雎 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 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 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 子山處令尹之宮 子山吳王子 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 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敗吳師于雍澨傷 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 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 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畢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

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傳言司馬之忠壯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芉以從鍾建楚大夫

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絶

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辛蔓成然之子鬭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奬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

楚王與吳并欲脱子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

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王

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

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

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

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虵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虵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

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疏注豫章至地名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敗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

注禹貢至夏界 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廻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

東而漸西也土地名小別大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
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
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也　所
謂至入也　正義曰臣是義則行不待君命古有此言故
云其此之謂也今日我致死而戰楚可入也　注奔食至
戰數　正義曰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
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澨則爲六也傳例
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暇爲陳故不數也
季芊畀我　正義曰世族譜季芊與畀我二人皆平王女
也服虔云季芊畀我季芊弟也禮婦人許嫁笄
而稱字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
注睢水至西走　正義曰土地名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南發河山東南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此水在郢都
之西楚王辟吳而西走　注燒火至却之　正義曰賈逵
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却其衆
使王得脫杜用其說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物故以

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目鼻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爲人所養夷人服乘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吳師來偪故使以火繫象尾令奔吳師使驚却之言執燧象者既繫火於尾執而牽向吳師乃放之　我實失子可哉　正義曰言我比來失子不知子有賢行臨難能免吾首女今可守此言哉　注司馬已死　正義曰言布裳剄之是司馬傷而自殺故云已死　注忠壯　正義曰謀毀舟敗吳是忠也雖傷猶戰不止是壯也　注入雲至之夢　正義曰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郢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宋亦至彊樂

正義曰詩大雅烝民美宣王之詩其章內言仲山甫不茹柔不吐剛也釋言云啜茹也舍人曰啜茹食也檀弓云啜菽飲水啜菽謂食豆藿也然則茹者啜食之名　以王夲隨　正義曰桓六年傳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土地名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土地名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吳師猶尚在楚更東來夲隨國者蓋爲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　注荐數也　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再亦數之義也　無衣　正義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其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鄭注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同袍乎言不與民同欲也下注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又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蔡蔡爲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疏注蔡爲至之粟正義曰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亦然賈逵取彼爲說云不書所會後也杜以傳文唯言周亟矜無資自解魯歸粟之意不言諸侯歸之諸侯或亦歸之粟此經所書其意不及諸侯故顯而異之言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也疏注於發聲也正義曰公羊傳云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其意言越與於越立文不同事有褒貶左氏無此義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傳冬晉士

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

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

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

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

陽虎囚桓子起

疏

注璵璠至所佩　正義曰案說文云璵璠魯

之寶玉璵璠是一玉名說文又云璵美玉與

璵璠異也昭公出奔之後平子攝行君事入宗廟佩此玉

陽虎以平子嘗佩此玉故將以斂之仲梁懷不與明此玉

是君所佩也君之所佩故為美玉也玉藻云公侯佩山玄

玉此當時所佩未必是山玄也玉藻又云古之君子必佩

玉右徵角左宮羽鄭玄云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官

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改步改玉　正義曰步謂行也

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玄云尊者尚

徐接武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閒容迹是君臣步

不同也玉藻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君臣玉不同也昭公之出季氏行君事爲君行佩君玉及定公立季氏復臣位故步玉皆改矣 彼爲君正義曰家臣謂季氏爲君故注云不欲使僭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吴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吴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吴人獲薳射於栢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吴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吴伐楚故九月夫

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傳終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楚人若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

奧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李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稷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初鬬辛聞吳人

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

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

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於麇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疏 王之至脾洩　正義曰王之在隨也國內無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道路之人國于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　問高厚焉弗知　正義曰子西問由于所築麇城高

厚幾何由汗不知董遇云問城高厚丈尺也本或有小大者涉下文而誤耳　不能如辭　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古人之語然也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城不至何知　正義曰王肅斷小大何知為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云子西問城之高厚小大而弗知也子西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為文小大上屬杜雖無注蓋與張同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俘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游速大叔子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

宋行人樂祁犂 稱行人言非其罪 冬城中城 無傳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疏 季孫至圍鄆 正義曰鄆是魯邑輒曰圍之必是鄆邑叛也三傳並無其事不知何爲而叛明年齊人歸鄆是叛屬齊也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 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

得罪於鄭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冒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

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晉師

疏 討鄭之伐胥靡 正義曰下注云鄭伐胥靡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而此獨云胥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胥靡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戎尚發之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爲次也 尤人至非禮 正義曰入其國門非也追我其師亦非也尤其非而復效之爲非禮也下云效小人以棄之即云天將多陽虎之罪則公叔文子知此出入衛明是陽虎之計非魯公使然尤人謂尤陽虎也 文之至昭兆 正義曰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社依用之鑿衛文公鑄此鼎也其名曰舒不知其故成之昭兆兆成公新得此龜蓋以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名爲昭兆

夏季桓子如

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臣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微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

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疏陽虎至之幣　正義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於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爲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唯言報夫人者桓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也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三桓又欲求媚於晉旣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　注賤魯至備書　正義曰君桓子特爲獻俘懿子專爲報聘則經當兩書如晉不合共文晉人亦當兩設享禮各待一客今乃桓子聘晉君懿子報夫人則似共爲一使若賓與介然故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爲設禮傳言此者明經所以不備書也不備書謂不各自立文兩書如晉也若然文十八年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亦是經不備書而怪此不備者彼傳言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則是魯並命二卿今行兩事雖各有所主而受命俱行故宜共文書之此則桓子獻俘幷亦報聘一卿足以兼之懿子不須行矣陽虎強使之行乃是從後而去去時不同受命宜當別書如晉止爲晉人所賤故經不復備書正以傳言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知桓子報晉君矣傳言兼享之知其不應兼矣以此明二人不同受命宜應別書略而不備書耳　孟孫至先君　正義曰懿子之意不爲陽虎求官欲使晉人知陽虎專權爲國所患言若不得居魯而息肩於晉亦已知陽虎必將作亂而出奔也中軍司馬晉國大夫之最貴者爲求此官似若欲使晉厚待之然令晉知其情耳諸言有如皆是誓辭稱先君以徵其言似若欲晉必從之　注欲令至知之　正義曰本意不爲陽虎請官欲令晉人知陽虎終必逃走強設託請之辭因此言辭以取入晉之意欲令晉人素知陽虎之必逃

四月己丑吳大子

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疏注陵師陸軍正義曰上云舟師水戰此言陵師陸軍南人謂陸為陵此時猶然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是陵陸小大之異名耳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周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為下大王出居姑猶起秋

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

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弥可爲也巳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爲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

衛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冬十二月天王處于

姑蕕姑蕕周地辟儋翩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衛地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

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在東南有沙亭大

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

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疏注過也正義曰案賈逵云旱也杜言過者杜以春

秋旱雩傳皆發之言旱以此傳無旱文故謂之過如賈之

所言前既有雩後又有雩旱可知不須發傳若然昭二十

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兩雩旱亦可知何須發傳言旱甚也劉以賈言規杜非也蓋時有小旱故傳不言旱未應合雩故杜云過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 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為亂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徵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欲[illegible]齊師攖[illegible]所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爲明年涉佗捘衞侯手起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歛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猶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處父至必死止義曰齊人設伏以待我若入其伏內是爲禍也虎不誅此禍而欲夜掩齊師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不待有

疏 正義曰言不待掌刑戮之有司余必自殺女也虎見二子以此言懼之乃還不敢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 慶氏守姑猶大夫 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 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 館于公族黨氏 黨氏周大夫 而後朝于莊宮 莊王廟也

疏 注己巳至無月 正義曰此年經傳日少上下無可考驗杜自以長歷校之己巳爲十二月五日

春秋正義卷第三十三